

黄宝莲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我私白的风景

黄宝莲

我私白的风景

杨桦 编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私有的风景 / 黄宝莲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8.1

(百合文丛)

ISBN 978-7-5399-2752-7

I. 我... II. 黄...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1347 号

书 名 我私有的风景

著 者 黄宝莲

责任编辑 汪修荣

责任校对 一 苇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
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 × 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230 千

印 张 17.25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,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752-7

定 价 20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童年风景

- 003——— 巫婆
- 006——— 杀猪
- 008——— 香魂寄生
- 011——— 不偏不倚
- 013——— 蝴蝶树
- 015——— 大稻埕
- 018——— 彼岸新世界
- 025——— 留声机
- 027——— 昆虫世界
- 029——— 癞蛤蟆
- 031——— 乌龟
- 033——— 古董宝贝
- 037——— 如虎如狼
- 040——— 弃婴天赐

私人视角

- 045——— 仰天 45 度角
- 056——— 天涯行脚
- 064——— 地图
- 066——— 他方
- 068——— 旅行
- 070——— 雾的迷思
- 072——— 忧郁症
- 074——— 新开发的性感区
- 076——— 节日恐惧

- 078——花事
081——美好年代

岁月随想

- 085——这里那里
089——美丽情事
093——现世
098——听闻死亡
101——孤独王国
105——我和影子一起走过岁月
111——Talk to me——跟我说话
115——第三个恋人
120——泥沼里的嘉年华

爱情账单

- 127——一把摘不下的钥匙
129——假设他们都不会游泳
131——令人颤栗的无邪
133——终归是小女子心思
135——若不痴情枉少年
137——父亲有外遇的时候
140——我们共同的迷惑
142——总有星子从地平线上升起
144——让我们不要说太多爱情
146——不告而别

人间美食

- 151——食米族类
157——肠胃走私
161——乳酪入侵
168——沙拉之必要
171——酱之风情
175——牛排大餐
179——豆腐情痴
184——高丽菜的形象

- 188——革命白菜
191——亚罗美蒂克
195——吃什么？怎么吃？
199——厨房宝贝
204——蓝莓
207——芦笋
210——贪食好色

欧游札记

- 215——哥本哈根
220——巧克力青蚶与炸薯条
229——风水、咖啡哲学与巴黎
236——斗牛、火腿与哈馍
243——巴塞罗那
251——慕尼黑
257——布拉格
264——柏林星空



巫婆
杀猪
香魂寄生
不偏不倚
蝴蝶树
大稻埕
彼岸新世界
留声机
昆虫世界
癞蛤蟆
乌龟
古董宝贝
如虎如狼
弃婴天赐

童年风景

巫 婆

我躲在西厢房里八角床后面的阴暗处，一方小窗，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观望窗外的景象，隔着密闭的天井，我看见巫婆诡魅的笑容，她在那扇高高的窗口对我神秘地招手。

来！来！我看见她的眼睛在对我召唤，幼小的心灵充满惊惧和好奇。她必定在那窗口守候良久，就知道有个小人头暗地里窥看。

那是一扇令我想入非非的窗，从来只见光影在里边晃动，以及断断续续的咳嗽，妇人忽高忽低的声音，婴孩不时地啼哭。黄昏里某一个时刻，会有一束微光，斜射在窗里的空墙上，就叫我看看见了墙角虚悬的蜘蛛网。

我什么也不曾看清楚，除了巫婆一张皱纹密布的脸以及缺门牙的大嘴，苍白而凌乱的发丝。她不说话，仿佛一出声就会被人发现。

我私自叫她巫婆，不过是因为那人家的孩子都有缺陷：斜眼、口吃，那时以为受了天谴才会遭遇不幸。那当家的老女人，就成了我心中的巫婆。

望着那暗不见天日的窗口，遐想那奇怪的一家人都在黑暗中做什么？

当巫婆对我招手的这一天，我下了决心走到她家门口去探个究竟。带着好奇又恐惧的心，去到巫婆家，溪水流过她家门槛前的台阶。我没敢进去那屋里，从不知道里边有怎样的摆设格局，那大大小小三代人日夜的生养作息，是那屋子永远的秘密。

黄昏里某一个时刻，会有一束微光，斜射在窗里的空墙上，就叫我看看见了墙角虚悬的蜘蛛网。

巫婆就从那不可知的神秘时空中走出来，一身黑褂布衣，一手拿着一把带柄鱼网，另一只手拧着猫后颈，高高地提着，一只有虎斑纹的灰猫，僵着四肢，动都不敢动。

巫婆就从那不可知的神秘时空中走出来，一身黑褂布衣，一手拿着一把带柄鱼网，另一只手拧着猫后颈，高高地提着，一只有虎斑纹的灰猫，僵着四肢，动都不敢动。

巫婆把猫扔进水里，猫惨叫一声迅速从水里翻身，冒出狰狞可怖的一张脸。巫婆立刻用鱼网罩住猫头，用力将猫按入水里。我看见水面上激烈的波动，却没有一点声响，除了巫婆邪恶的笑声。

来！给你试试！用力按下去！

我的心没善没恶无感无知，巫婆一声指令我就从命。接过长柄鱼网，将猫头按进水里，猫凄厉一声哀号，湿嗒嗒的脸上是一双发出绿光的眼睛，彻底贡张的瞳孔。

我瞬间惊醒，扔了鱼网，死命地跑回家去，后面是巫婆的嘱咐：等下过来，炖猫肉给你吃！

我一个人躲在八角床后吓得不敢大声呼吸，不明白所经历的事，恐惧和不安占据我困惑的心。

等了很久很久，巫婆没再在窗口出现。好奇心驱使我克制着恐惧与惊吓，回到巫婆门前溪边察看猫的命运。

当我来到巫婆家门前，所看到的是一只光滑洁净的猫尸体，已然失去猫的形样，只是一片扒开的尸肉，猫皮已经彻底被剥除，内脏也不见了，连血都看不到，溪水冲刷了一切恶行，干干净净，不留一点痕迹，一条蒙蔽人心的流水，带走所有的丑陋和污垢，包括人们排泄的秽物和邪恶的行径。

我四处寻找猫的残迹，拼凑它生前的形貌。然后，就看见猫脸，张着惊惧与愤怒的瞳孔，挂在溪边的篱笆上，一个被完整斩下的猫头。

巫婆肢解了猫身，清理出一条猫脊椎，用刀背狠狠拍打那条脊椎，白色的骨髓被刀背挤迫而出。

这是最补的。巫婆说，小心用刀刃挑起那一截牙膏般粉白柔嫩的骨髓。

我转身又跑了，这次再没回头，再没好奇。

我未曾理解的人性，只确信那人地道就是巫婆，专门做着惊吓孩子的坏事，也想那巫婆存心就要吓唬我，因为我老在窗口张望，窥看大人世界的小孩必得受到一点惩戒。

我没有声张，从小似乎就习惯了秘密。

杀 猪

天将亮未亮的黎明，大地还在睡梦中，前庭院里传来凄厉惨烈的猪叫。

我如此熟悉猪临死前尖锐刺耳的哀号，几近婴孩的惨叫，使人联想到人的灾难。杀猪是乡下重大节日里的必然仪式。每户人家多少有鸡有鸭或者猪仔这些畜生，供我们祭拜以及之后的享用。

杀猪总是在黎明天亮之前，仿如白昼里行不得杀戮之事，光天之下，神明昭彰。

杀猪总是在黎明天亮之前，仿如白昼里行不得杀戮之事，光天之下，神明昭彰。还是，天将明未明猪灵还未清醒，人心仍旧蒙昧，糊里糊涂中干一件胆大的事。

杀猪接近仪式，猪死是必然，养猪本来为了吃它的肉，喝它的血。杀猫是恶行，猫不是用来吃的，人不可以随便杀猫。这动物世界里，由谁来决定什么是人可以吃，什么是人不可以吃？就依循人类口舌肚腹之好恶判决了动物的不同命运。

几乎每一个年节，我就躲在房间里面对天庭的那扇小窗窥看杀猪的情景。

杀猪总是动员村子里那些有力有胆以及有经验的男人。大人们总是在黑暗里起身，厨房灶里的大锅煮着滚滚沸腾的一锅水。

猪舍里先就有了大事临头的肃穆紧张。精壮的男人们来到懒睡着做着酣梦的猪仔前，用麻绳将猪脚捆绑起来，前脚一对，后脚一对，一根长签单（尖头竹竿）穿过捆绑的猪脚，将猪反身抬起。从那一刻，猪的哭叫就从先前的恼怒不甘，进入挣扎哀号的阶段。

杀猪用的是一把尖锐的短刀，和杀牛、杀猫、杀鸡都不同。那刀总是村里某个人家小心珍藏着的器物，在节庆的时日才派上用场，也不是一般的刀，受着供奉似的，使刀的人对那器皿也有一种慎重。到底要杀的是猪，一头养了一年半载，三餐见面的生灵。吃它也需有一点感恩和敬意。

杀猪总是在前庭，偌大一个空旷的庭院，面对着祖先祠堂。猪的头朝外向天，身体被放在一个架高的门板上，头仰天垂着，杀猪的人举起手上的刀，对准了猪喉，狠狠戳下，一声摧肝裂胆的长号，温热的鲜血喷涌而出，你听见猪的叫声逐渐变弱，变小，直到最后一声绝望的叹息。

初生之犊不畏虎。小时胆大，因为无知，如今不过是怕事而胆小，因为明白了人世艰险，而生命脆弱。

有段时间嗜食猪血糕，方形一块插在竹签里，粘花生粉洒着翠绿的香菜。

这么多年了，不知道还会不会觉得好吃？这和进化、文明丝毫没有关系，只是，吃的东西多了，口味挑了，也许不再觉得猪血糕是这么美味的了。

初生之犊不畏虎。小时胆大，因为无知，如今不过是怕事而胆小，因为明白了人世艰险，而生命脆弱。

香魂寄生

夏梦珠说她妈妈有粉红色的透明睡衣，看得到里边的三角裤。

我才七岁，刚上小学，裙底下穿着裤脚有松紧带的黑色四角裤，从乡下来到四公里外的小乡镇，对所有透明的、闪烁的、亮丽的一切充满绮丽的想像。

夏梦珠的妈妈一定美得像仙女。乡下的生活里没有这样梦幻的色调，我们习惯沙尘、泥地以及一切的老旧破败、简陋与粗俗（若非乡土）。

夏梦珠的妈妈一定美得像仙女。乡下的生活里没有这样梦幻的色调，我们习惯沙尘、泥地以及一切的老旧破败、简陋与粗俗（若非乡土）。

夏梦珠的头发是卷的，牙齿白得像贝壳，她的百褶裙很短，皮肤细嫩粉白，皮鞋总配着一双雪白的袜子，她的脚那么娇贵，鞋底都沾不到灰尘。她就是和我们都不一样，她连名字都美丽。其他的我们姓陈姓王姓蔡姓黄姓李，她却有一个诗情画意的好名字。

因为她是外省人。

但是，这天使一样的小美人，向我泄漏她私家最大的秘密，炫耀她母亲的透明睡衣三角裤，以及她没有说但我已经明白的身家的富贵，因为她有求于我，她要我的香花，那在教室里散发着诱人气味的含笑花，我铅笔盒里的秘密。它们越放越香，一直到花瓣变黄变软，那香味就像所有让人迷醉狂乱的毒药一样，蛊惑着人的感官嗅觉，让人闻着闻着不自禁就会痴狂昏眩起来。

我出生在含笑花香里，那花长在厕所后面隐蔽的天井内，从前乡下所谓厕所就是粪坑，在那极端之臭与非凡之香间有着神秘不可解的关联。

小时家门前有清浅的溪水流过，沿着屋檐马蹄形流进内院的天井里，会合邻家牛棚底下钻出的一股清泉，瓜分了我家天井成为三块岛地，那天井里面对的都是不同邻家的后窗，乡下族人的住所，都是一个门槛跨过一个门槛，一个回廊走过一个回廊，一个天井接过另一个天井，那么深那么远，每一扇后窗，都封锁着一个幽深隐秘的世界，子孙在那里一代一代繁衍。我从不知道那转来绕去，绵延繁复的建筑从哪里开始，在何方结束。

含笑花从溪水一边的墙角长出来，开花的时候，满院幽香，整个村子，整个童年，整个我所认知的世界，没有比那含笑花香更美妙的气味。远近的孩子们都绕过狭窄阴暗的水沟、屋檐、茅坑，走险来到我家天井偷含笑花。

我没得什么好在人前炫耀，铅笔盒里却有令人垂涎的香花，即使夏梦珠那样娇贵矜持的孩子，也得用她妈妈透明睡衣和三角裤的秘密来讨我欢心。她用那秘密同我交换铅笔盒里的含笑花。

那已然成树的香花从没有人知道它的年岁，枝干曲折苍老，张牙舞爪，从墙角固执而别扭地冒出丑陋的身姿来，老得已经无法再有任何新生细胞给它任何一点生机，老到极限却还不死，继续开花，仿如一棵怪树上寄生着不死的花魂。

我们管后院叫“香花”，因为那棵终年飘香的花树。上了大学念了中文系后在诗里读了诗句，才知道那香花有个名字叫含笑。从此，它就和诗里缥缈梦幻的南方有了一丝牵连，如我来到人世之前，族人飘洋过海之前的祖家，一个人的根。

有一年，邻家新娶的媳妇突然发疯病，一个人在院里指天拜地，念念有词，然后就把香花树砍了。那妇人本来别扭，没想遭殃的是无辜的树。

当时在台北念高中，电话里听娘禀报香花的劫数，震惊、错愕，有种痛在心底抽搐，从此明白了什么叫失落，有

含笑花从溪水一边的墙角长出来，开花的时候，满院幽香，整个村子，整个童年，整个我所认知的世界，没有比那含笑花香更美妙的气味。

些东西可以弥补,有些东西可以取代,还有许多东西可以遗忘,有些东西失去了就变成永远。

二十几年过去,花树早已杳然无迹,我们还管后院天井叫“香花”,把衣服晾在“香花”,燕子来了“香花”……那是我家族的语汇。

母亲后来种了玉兰花,绿叶成阴的树下也生养了两代子孙。我仍然无法接纳“香花”里矗立着高大浓绿的玉兰树,仿佛那花是来客。其实,从花的角度,我才是外人,它从小生长在那里,我不过是逢年过节返乡的游子。

不偏不倚

有一个夏天，从大学宿舍返家，在乡下野地里发现一棵如鹅掌叶的植物，自己挖不动，叫来我家大弟荷着锄头一起去挖树，那树不过二尺多高，根却坚决地探入地底，挖了一尺深还拔不动它一根汗毛，我家大弟使尽全身力气用锄头刨土。

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了树，他一回到家便腹痛如绞，满床翻滚，浑身大汗，痛得他直叫头皮麻痺。

火速送到医院，紧急开刀，解开络住打结的肠子，化解一场突发的凶险。时值五月，大弟马上就要考高中，还得住院耽误课业。我带着愧疚去医院看他，给他买了他自己喜欢的木瓜吃，又带回木瓜子在厨房后的那片地里随便乱撒。

过了一个季节，地里发出木瓜苗，兄弟姊妹合力种了十二棵木瓜。隔年春天就开花结果。

木瓜很快长成晒衣竿那么高，不久就高过一丈。台风时节，我们用绳子三方位把每棵树牢牢架住，以免台风吹倒树身。

有个周末返家的日子，正巧有颗熟黄的木瓜，我娘拿她特制的长竹竿，顶端系着小刀，刀下挂着尼龙网，为我采木瓜。我站一边观望，也许看得太认真，把自己看糊涂，居然没看到木瓜落下，看到的是一团黑影，在我还来不及意会之前，那迅速坠地的木瓜就不偏不倚打中我脑袋。

我昏过去几秒钟，等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躺在爹娘的怀抱里，他们正慌慌张张合力要将我抱回屋里。我其实已

过了一个季节，地里发出木瓜苗，兄弟姊妹合力种了十二棵木瓜。隔年春天就开花结果。